

《修墙》的结构艺术

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 苏 鹏*

摘 要：罗伯特·弗罗斯特是本世纪美国文学中风格独特的一位诗人，史称“交替性的诗人”。他的诗含蓄隽永，其独特的结构对后世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从文体学角度对其代表作之一《修墙》中的矛盾、重复的运用及结构进行了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受后世仰慕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界墙 隔膜 怀疑 矛盾 重复 多层结构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风格独特的美国诗人，因其处在传统诗歌与现代派的交替时期，所以被称作“交替性的诗人”。他的诗朴实无华，含蓄隽永，往往在描写自然或风俗的基础上，上升到一种哲理的境界，令人回味无穷，《修墙》就是他的代表作。

这首诗写的是邻居间界墙被破坏后，主人公通知他的邻居一起修补界墙的一段经历，由此而引发对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探讨。诗的结构是典型的弗罗斯特式，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不可估量。探讨一下它的结构特色，对认识现代派诗歌的结构美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这是一首具有多层结构的诗。诗的表层谈论的是修补界墙，以及两邻居对界墙的存在是否有必要的不同认识；在深层则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作品的每一个意象都在象征着、暗示着这种哲理性的思考，而这种哲理性的体现则是通过矛盾的逐步展示和重复手段的运用来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效果，促使读者去联想、去沉思。

1. 矛盾的展示

诗人在诗的开头首先描写界墙受到破坏，第一对矛盾便开始出现，即诗中人物并不知道界墙在何时被破坏，却仍要来从事修墙这一艰苦的劳动。诗写到：

...The gaps I mean
No one has seen them made or heard them there
But at spring mending --- time we find them there.

如果人们真的需要这堵墙，为什么墙倒塌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为什么不随时修补？作者暗示，两人都居住在远离界墙的地方，他们除了在春天——修墙的季节，根本不来看这堵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这堵墙，这堵墙的存在并不需要，至少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重要。作者在诗中说：

It is there where we don't need a wall

既然墙已倒，他们为什么不跨过它，坐下来叙叙家常？这是因为，这会违犯“户外比赛”的规则。诗人在诗中暗示，他们之间存在着——堵无形的墙，比有形的墙更坚固，更难逾越。随着诗中矛盾的展开，这个无形的障碍将更明朗。

第二对矛盾，也是诗中最主要的、最具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是评价主人公与邻居对待墙的不同态度。

主人公第一次看到界墙上的豁口，便通知他的邻居共同修墙，他做这一切，做得那样自然，那样不假思索，说明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如今他们又在春天修墙时，他开始怀疑界墙存在的必要性：

He is all pine and I am apple orchard
My apple trees will never get across

* 苏鹏，男，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通讯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037009。

And eat the cones under his pines....

如果“我”不去通知，那位住在“山那边”的邻居根本不知道界墙倒塌，“他”是被通知的，墙对他似乎还不如对“我”重要。但是，“他”对修墙的态度却十分坚决。他死抱住一个旧观念，认为他们之间应该有堵墙，当“我”表示两家之间用不着墙时，被激怒的邻居冷冷地摔出一句短促、格言式的回话：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二人之间观念上是有很大冲突的。“我”意识到不用修墙是因为他家是松林，我家是果园，而我家的果树不会去偷他家的松果。理由很现实，很充分。而邻居则坚守着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放，这观念在现实面前显得毫无说服力。

随着作品的展示，他们的态度也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Why do they make good neighbor? Isn't it?
Where there are cows? But here there are no cows
Before I built a wall I'd ask to know
What I was walling in or walling out
And to whom I was like to give offence.

这几行诗强调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界墙，且表明了“我”想要取缔它的意图。而邻居却更加固执，顽固地守着自己的观念。此时的邻居已不止是靠“好篱笆带来好邻居”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他

Bringing a stone grasped firmly by the top.
In each hand, like an old-stone savage armed.

作者用“旧石器时代的野人”来形容邻居，利用这一意象暗示：人类并不是现在才筑起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壁垒，而是继承了数千年的祖先的观念。人类从一开始就互不信任，互相敌视。

2. 重复手段的使用

从外部结构上，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二十七行以前为第一部分，所有的冲突在第一部分已经显现，而在第二部分又重复出现。不过，第二部分的重复从整体上看是对第一部分发展的重复，而这种重复与发展将作品从修墙这一具体劳动行为提高到探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提高到天下大同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狭隘、顽固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的探讨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意象的重复。从中可以看出重复手段的作用和力量。

首先重复出现的意象是作品一开始的“有什么东西”。它第一次出现时虽然意思模糊，但还是能让读者明白它是界墙受损的原因。第二次出现时，

Some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wall.
That wants it down...

在这里出现的“有什么东西”的意义比前次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外延更加广阔，内涵更加丰富，象征性极强，细心的读者已能感受到。不喜欢界墙的绝对不是野兔一类的走兽，也不是猴子、松鼠等一些爱吃邻居树上果实的动物，而是人心中向往友善、和睦的愿望。

第二个重复出现的意象是“春天”。

But at spring mending-time we find them there
Spring is the mischief in me, and I wonder

...

...

why do they make good neighbors?

....

第一次出现时，“春天”是一个修墙的季节，但再次出现时，它孕含了新的含义。它是一个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季节，是温暖、友善、富有生机的季节；是摧毁旧的、腐朽的东西，开辟新时代的时刻。正象作者所说，是毁掉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界墙、开始友好相处的时节。

在这两个意象重复的基础上，作品第二部分时空的变化，就更增加了诗歌的震撼力。在两部分的结尾行出现了同样的回答：

He only says,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He says again,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就像前面的两个意象一样，这次也不是意象的简单重复。它的第一次出现，邻居仅以冰冷生硬的态度，作为“我”的话语的回答。但是，它的第二次出现却带着许多夸张性的语句衬托。

...I see him there

Bringing a stone grasped firmly by the top

In each hand, like an old-stone savage armed

He moved in darkness as it seems to me

Not of woods only and the shade of trees.

在这里，“旧石器时代的武士”、“阴影”、“不是树林的阴影”，再加上很恰当地加进的几处标点减慢了诗的速度，使读者有机会在脑海里不停的闪现着“过去，野蛮时代的武士——现在，邻里之间——过去，野蛮时代的武士——现在，邻里之间”这样的印象，进而明白，人们之间的相互仇视是由来已久的；同时，还使读者有机会在树的影子里，看到某种虚无的影子——他的内心深处的阴暗处。

意义影响最大的重复则是结构的重复。它与其它几个意象的区别在于：意象在重复中发展自己，而结构的重复发展丰富了整个作品的意义。

第一部分，虽然有“什么东西”、“冻土”等抽象、模糊的意象，但整体上是对修墙行为很具体、很现实的描写。“我”看到了墙被毁，通知邻居来修墙；“我”意识到不需要墙的原因也很现实。整个画面象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真实情景。

第二部分，“我”由怀疑界墙存在的必要性自然地发展到认为不必要修墙的同时，作者巧妙地将主题由现实中邻里间的墙转移到了人思想意识中的隔膜、戒备。这层意思在第一部分知识略有暗示，在第二部分就明显表达出来了

Before I built a wall I'd like to know

What I was walling in or walling out

And to whom I was like to give offense.

作者不再谈及“这堵墙(the wall)”，而在说“一堵(a wall)”，没有具体所指的墙。“walling in or walling out”一句看似普通，实际上极富象征意义。它暗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不愿意相互信任，成为朋友呢？

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有，主人公“我”只是在这么想，并没有象说苹果和松树那样，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邻居似乎听到了他在说话，变得更加冥顽不化。一方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另一方却做出了反应，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作者在作品中使之成为可能，并利用这种“不可能”向读者暗示了这么一条信息：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的心理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它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有着几千年的心理积淀作基础，容不得任何的怀疑，哪怕是在内心里悄悄进行的思维活动。

这样的结构就引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不知不觉被作者的情绪、思想所感染，又在矛盾的逐步展开和不断重复中得到强调，得到加强，进而形成与作者共同的疑问与思考，摒弃狭隘、顽固的保守主义、敌视态度，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和睦相处。

诗的多层结构是弗罗斯特特有的风格，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结构。结构的递进、变化本身就体现了作者思维的变化过程；结构的多层次使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艺术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给人以启迪、促发人深思。对这种结构形式创造性的运用也体现了作者杰出的艺术才华，使后来的现代派诗人受益非浅。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甘艳芬、周化）